邦禮艸本卷之

負累臣 丁鏞 撰

地官修制　教民之法

公族子弟咸肄太學其疏遠者歸之司徒

王子王孫以至玄孫法應封君者教之于太學○王子之適長孫雖過四世亦教之于太學（古所云別子為祖繼別為宗）其餘歸之司徒○臣謹按虞周之法國子教于太學萬民教于司徒國子者王公大夫之子也漢儒撰王制稍變其法國子萬民同入太學唯萬民選而升之國子不待選舉直入太學故王制曰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

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太學曰俊士又曰王大
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
造焉凡入學以齒斯其明文也宋太宗旣殺德昭廢抑
宗室使不得與邦人齒下逮皇明其法益嚴麟趾貴族
生而錮之外戚宦官專執國命我朝一遵明制乃於太
學之外別置宗學以教王族今亦廢之甚可傷也今擬
太學以宗學爲主人以處國子其餘悉歸司徒選而升之
乃入太學雖非虞周之舊庶乎王制之面目也卿大夫
之子雖亦國子古者世卿今興替無常不可以泥古也
貴近公族之外雖駙馬國舅元勳大臣之子皆當敎之

於司徒也且所謂教萬民者非謂氓之隸賤悉皆教之也國子之外雖仕宦之族皆謂之萬民也司徒之教必考其德行道藝道藝豈氓隸之所能學哉

庶姓唯進士入于太學餘歸司徒

養賢庫饋進士一日毋過百人凡已圓點者出令未圓點者入（若無求入者雖已圓點仍不出）總以榜之先後為序（圓點之法詳見科制）

○凡為進士者雖本下賤皆入太學如今法

王城六部及面朝後市共六十六坊城外六遂共五十四坊總為一百二十坊每坊得選士三十人總之為三千六百人

一坊九聚而其或公署在坊中者未滿九聚又朝市左右有三十六聚可作四坊而不成為坊故不在計也(并見營國圖)每一坊爲三十八人十二坊則得三百六十人故十之則爲三千六百也

臣謹按周禮教民之法上於六鄉而六鄉之外絶無教民之說盖先王之法士農工商分爲四類士與士處農與農處百工居肆商賈坐市不相混雜(見齊語及管子)故公卿大夫元士庶士府史胥徒之屬皆士類也(士也者仕也)處王城之內百工諸賈亦居業於王城之內唯農夫處王城之外以治田畝農夫不可責之以德行道藝故六遂以

徃無教法也遂人云凡治野以下劑致甿以田里安甿以樂昬擾甿以土宜教甿皆稱甿而不稱民与大徒司稱民之法截然不同又遂大夫云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興甿明其有功者鄭云興甿舉民賢者能者如六鄉之爲也興舉也屬其地治者地治謂百畆易也鄭註有誤凡爲邑者以四達戒其功事而誅賞廢興之其所以勸民者唯是田稼之功帥畝之功旗鼓兵革之事徵斂財賦之用歷觀縣正鄙師酇長里宰諸文皆是此說德行道藝不復舉論先王教民之法於是乎可見矣孝友睦婣唯其在上者導之率之而庠序學校不令田野之甿混然雜處唯以力農爲其本業各有

恒産不起邪心此先王之至理也後世此法大壞士農雜處教化陵夷民業不專凡欲復先古之治者宜於是三致意爲然今不可卒復且六部民戶甚少今以其在於城外者名之曰六遂屬之於六部其設教之法亦同之於六部外達郡縣亦皆設教以取士此非先王之法唯酌古今而爲權宜之政也尚恕之哉

六部其鄕大夫六人遂大夫六人一百二十坊其坊老一百二十人每坊九聚其族師各一人以爲教官每坊選士三十人以爲教長凡選士一人領學徒二人

周禮鄕有大夫(卿一人)州有長(中大夫一人)黨有正(下大夫一人)族

有師上士一人閭有胥中士一人比有長下士一人此王城之內也遂有大夫中大夫一人縣有正下大夫一人鄙有師上士一人酇有長中士一人里有宰下士一人鄰有長不去士爲之此王城之外也又有鄉老公三人鄉師下大夫四人遂人中大夫二人遂師下大夫四人亦鄉遂之官也今擬鄉大夫孤卿正卿得爲之遂大夫中大夫爲之坊老下大夫或上士爲之族師三等之士得爲之其本聚之內都無正士者一藝仕者雜歧仕者庶士之老者書吏退老者得爲族師○周禮鄉遂之官皆分六等今減之爲三等者酌古今而爲之也○王城之內其聚六百有十四三十六聚在朝市之左右不成坊王城之外其聚四百八十

有六并見營國圖族師之數每冢一人也○凡鄉遂之官皆
戸曹判書薦授之單望啓下不拘罷散
其選士之法各自其坊援薦於諸聚坊老修籍上之于鄉
遂大夫
凡居是坊者時原任坊老族師及大夫正士合坐于一
處任就一公署以議其薦○藝士之選令本坊之一藝仕者
薦之庶士之選令本坊之吏胥老者薦之皆取決於坊
老
凡選一聚取三人或取四人或取二人總得三十人為一
坊之選

大約立法則一聚三人也然人才之興不必均齊或四或二唯其宜也然雖有蔚興空不過四雖至衰乏空不減二也○或曰一聚之內第宅多少各自不同而選士之數槩之以一聚三人抑何故也臣以爲有教無類雖爲王者之大法而人才之興每在於貴族令選士之法多取於貴族而寡取於賤族亦公理之所不得不然也甲乙丙三區不過二十九堵而選士至九人者多取於貴族也甲乙丙本皆貴人之宅庚辛壬三區爲二百五十四堵而選士止九人者寡取於賤族也庚辛壬本皆賤人之宅丁戊己三區爲一百十堵而選士爲九人者權於二者之中也丁戊

已本皆中等之宅斯豈云不公乎其辛壬小等之中容有貧寠
之士參錯雜居者然無衣無食朝不慮夕者其學文藝
業亦多荒蕪而未專斯不必深顧也凡与座者爲薦主
而一人之薦無過三人其或有故者雖不參坐亦送薦狀東里之人或
薦西里之士南里之人或薦北里之士不必各主其本
里也

凡選士之品其別有五一曰文選二曰武選三曰治選四
曰藝選五曰胥選

文選者將以爲文科之舉子也武選者將以爲武科之
舉子也治選者文武之外別選治民之才也藝選者醫

譯樂曆律算書畫之等也胥選者將以爲六曹諸司之
胥吏也胥選以上并詳科制令畧之○臣謹按三代之
制皆里選而鄕舉之漢魏之際猶行此法自唐以來科
舉之法出而里選之法亡矣選舉之或得或失猶屬小事
大司徒教萬民此是天經地義民彝物則萬不可已者
有國而無此法則國不得爲國人不得爲人可不但以
雜霸言也然科擧之制令不可猝革則就里選鄕擧之
中揀科擧之人作科擧之階庶乎其酌古今而得意
也
每十二坊得選士三百六十人分之爲五選立法之初六

部合議以定諸坊之諸額

文選九十六人武選九十六人治選四十八人藝選六十人胥選六十人○通執六部六遂每以十五坊為一總凡一總之內五選之額分定如此毋得加減○如欲使分數精密則必於一坊之內五選之各幾人畫一分定然後其選無爭然人才之興不可以方域求之况藝選者中人也胥選者下人也雜居諸聚未有定數將何以畫一分定乎必通執十有二坊以揀五選之才以充三百六十之數然後俊秀者得免濫出闒茸者不得苟充而選舉稱平矣○行之既久民作興或於彬彬之坊

以林立而見漏或於蹇蹇之坊以沙淘而得參則諸士之求選擧者必辭稍而趨稀去爭而就讓不出數十年諸坊選擧之數易而均平矣○唯藝選之士其藝有八又必於本額之中細剖八額然後其選乃成若是者柰何臣以爲醫之選百二十則此三十六聚之選額也凡業醫者聚居乎三十六聚之內其在此聚之外者毋得与選於是乎有剖矣曆之選六十則此十八聚之選額也業曆者聚居乎十八聚之內其在此聚之外者毋得与選於是乎有剖矣先王之法士与士居工与工居欲其藝之精專也見齊語醫与醫居譯与譯居則其技益而

燗矣不亦善乎○立法之初五部合議某坊文選幾人
治選幾人某坊武選幾人藝選幾人以充五選之額行
之既久乃自本坊按例選進行之數十年盛衰有變則
又令六部合議改定

選士之教一曰德二曰行三曰道四曰藝藝各不同而德
行与道五選皆同

六德之目曰知仁聖義忠和○辨是非而別善惡謂之
知敦愛慕而篤慈謂之仁通道理而達聰明謂之聖嚴
栽斷而勇取舍謂之義立誠信而絶偏私謂之忠兼溫
栗而去忿戾謂之和此六德者學者當自修之在上者

當察而取之不可以條例督課也皐陶九德之目宜詳
解其義令人自修令姑畧之
六行之目曰孝友睦婣任恤○法曰善事父母是謂孝
子唯諾必恭顏色必微察其溫凊具其甘旨妻孥勿私
貨勿歸己不順不孝厥罪當死○法曰愛厥兄弟是爲
孝友同氣分形自一父母弟恭宜篤兄憐宜厚妻孥勿
私財勿甚剖汝不相愛酷罰其受○法曰父族篤愛是
名爲睦本是同根視彼草木吉慶相助死喪相篤婦言
勿聽貨財無瀆厥或睽乖刑玆無贖○法曰異姓相厚
是名爲婣舊則甥舅新者婚姻吉凶相聞毋若路人貨

財勿爭飮食其均厥或乖戾刑及汝身○法曰汝有友

朋亦有鄰比友以輔德鄰以胥資毋近博奕疾病相持

毋以謗搆毋以貨離厥或欺負甘罪勿辭○法曰民之

窮獨胡不相恤流離乞丐疲癃殘疾汝宜憐救有同一室

振其飢餓庇其凍栗汝云其恝厥有邦律○法曰邪辟

之行無如造言浮言相煽終必有根誘訕時政以犯威

尊惑亂民聽乃嚚乃喧邦有大刑劓殄無宥○法曰民

之事上有順無逆鬬鬩敗類淫酗陷辟嘯呼爲亂爲盜

爲賊是謂亂民罪不待積刑玆無赦國有三尺○臣謹

按此八章卽六行八刑之合之爲一者也其言雖似簡

約孝弟為德根於天性略略提掇民自喩義推而行之
無所不通不必屑屑然詳其條例也
六經之目曰詩書禮樂易春秋○古者教人以道而今
也道在六經欲明此道宜講此經此今所以講經以明
道也古唯六經今益之以四書總為十經文選治選之
士宜全習之武選及藝選胥選宜以一經四書使為恒
業也○文選之士亦未可一時盡習其按年肄習之式
並詳科制今姑略之○武選以下宜六分其數各治一
經武選九百六十人則一百六十人習詩經一百六十
人習書經他習倣此○樂經今亾無所習也禮有三禮

不可選也春秋有三傳不可偏也宜著爲式禮經以朱子所定儀禮經傳爲主則禮記之要切者皆入其中矣樂經以周禮代之則三禮靡不擧矣春秋以左氏傳爲主則事實得以明矣四書則載道之器不可不全習也

六藝之目曰禮樂射御書數〇六經言禮樂者禮經樂經也六藝言禮樂者身習其禮身習其樂也然禮之可習者鄕飮鄕射而已樂之可習者瑟琴風雅而已〇古人兼治文武今文武異業都非古意然人才各有所長科目不得不分唯是禮樂雖武士不得不身習射御雖

文士不得不身習令擬鄉飲鄉射五選之士無不与爲
貫革騎騶五選之士無不肄爲庶乎其古法也○六書
之學宜令字官專治而五選之士亦時試之九數之學
宜令算學專治而五選之士亦時考之夫然後鄉三物
教萬民不違於名實也○至於五選之士各所自專治
者其條例並詳科制令略之
六部六遂學徒七千二百人令選士一人各領二人
六部六十六坊厥聚二百有十四也六遂五十四坊厥
聚四百八十有六共一千一百聚也每一聚錄取六人
則六千六百人也又於六部之六百聚各加錄一人則

六百人也合之爲七千二百人朝市左右賤者所居十四聚不在錄也○

若然學徒七千二百人選士三千六百人共一萬八百

人受教於司徒是之謂教萬民

學徒二人常遊選士之家以習三物之教修其德行肄其

道藝每月終選士自修其籍又修學徒之籍上于族師

籍者如今俗所云書徒也凡德行不籍唯道藝是課也

道者經教也○凡學徒自年十歲至年三十者与其選

凡選士自年二十至年四十者与其選過此以往不与一

爲

每月朔日選士三四人會于族師之家以聽教戒族師讀

法授業乃教其德行道藝修其籍上于坊老

讀法者卽上六行八刑之法也德行之教質于詢訪驗于實跡也道藝之考講論以察其造詣習試以驗其工拙也皆書于籍上于坊老

孟月之朔選士三十人會于坊老之家以聽教戒坊老讀法授業乃考其德行道藝修其籍上于鄕大夫

凡讀書訖教者敷演義理以諭學者學者以次質問以聽解說文及其退也皆拜稽首而出○臣謹按周禮族師百家爲族五族爲黨每月之吉屬民而讀邦法書其孝弟睦婣有行者今族師每月之朔聚選士以讀一法則此制也

周禮黨正四時之孟月吉日屬民而讀邦法書其德行道藝令坊老每孟月之朔聚教長以讀法即此制也周禮州長正月之吉讀法以考其德行道藝糾其過惡鄉大夫正月之吉受教法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鄉令六部之鄉大夫遂大夫六學之教授訓導每歲孟春聚坊長以考選士之德行道藝即此制也見下文○鄉大夫之會以正月四日則坊老之會用厥明日族師之會用厥又明日○坊老之會用孟月朔日夏秋冬則師族之會用厥明日

每歲孟春鄉大夫於其本學聚坊老族師及本部本學之

官授之以教法至歲之終又一大會以考九坊之內德行道藝

臣謹按周禮屢言考其德藝旣謂之考則必比其長短分其差等旣分差等則必亦九等古者分等之法無一非九等者也○九者三之細數也德行爲一觀道術爲一觀藝業爲一觀以此三觀各擧三條則九條也九條比觀全備者爲上上全疎者爲下下以次差等以備九等然後選法乃正若不分三觀任意高下則技藝精鍊之人常居前列與皐陶九德之選異矣皐陶之言曰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德行者本質也事功者文

采也若其本質未善何以文爲德行居九分之三猶爲少矣道術者何也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人而無道者禽獸而已今世唯千萬人中僅有一人有志向道翻之曰理學先生羣起而嘲侮之不知無道之爲可耻不亦悲乎其有志者亦不知嚮方莫得門路唯以瞋目跪坐緩行高步爲實踐不知古人爲學原以威儀爲工夫祭祀之容賓客之容朝廷之容鄉黨之容軍旅之容喪紀之容各各不同詳觀玉藻少儀鄉黨所記不知古人所務深於威儀不可但以一跪字了當也程子曰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威儀之學即所以交正表裏也乃其道術

之本唯在乎學性以事天推恕以求仁而已六經四書唯文選治選可以全治其餘雖不能盡然一經四書不可不講雖胥選最卑亦(是)治民之人不可以不知道也藝業各自不同文選主之以禮樂參之以表策(即科舉之文不唯表策而已)兼之以射御武選主之以兵法參之以射御兼之以書吏治選主之以政事藝選主之以本業胥選主之以書數並詳科制令姑略之○每至歲終鄉大夫就其本學與九坊諸老及本學之官合坐考試講經書以考其道術習技能以考其藝業其德行唯憑諸坊之薦狀無考試也

選士之額每以十二坊爲一總(法見上)然道德之考每以九坊爲一鄉(一鄉本九區)唯東西上部及東西下部各得朝市左右之三坊自成十二坊(西部各爲十二坊)東西中部及城外六遂各止九坊而已凡九坊者其文選武選之數各不滿九十六人藝選胥選之數各不滿六十人今計文選武選各爲七十二人藝選胥選各爲四十五人治選之士爲三十六人宜照此考課今設考如左

一部士坊表	文選(九十六人)	武選(九十六人)
上上	一員	一員
上中	二員	二員
上下	三員	三員
中上	六員	六員
中中	七十二員	七十二員
中下	六員	六員
下上	三員	三員
下中	二員	二員
下下	一員	一員

治選四十八人	一員	一員	二員	四員	三十二員	四員	二員	一員	一員
藝選六十人	一員	二員	二員	五員	四十員	五員	二員	二員	一員
胥選六十人	一員	二員	二員	五員	四十員	五員	二員	二員	一員

一部九坊表

文選七十二人	一員	二員	二員	五員	五十二員	五員	二員	二員	一員
武選七十二人	一員	二員	二員	五員	五十二員	五員	二員	二員	一員
治選三十六人	一員	一員	一員	三員	二十四員	三員	一員	一員	一員
藝選四十五人	一員	一員	二員	四員	二十九員	四員	二員	一員	一員
胥選四十五人	一員	一員	二員	四員	二十九員	四員	二員	一員	一員

於是大司徒通執六鄕六遂之狀凡居上等者有升其居下下者黜之其餘無賞無罰三年大比賢者以升升者升之爲擧子也居上等者隨闕補升擧子身死或年滿或遭喪則有闕其餘三年大比通計三年之畫以其賢者升補擧子之額○並詳科制

凡學徒升黜付之坊老選士無考課分等之法其升者升之爲選士

每月之終族師受學徒之籍見上文及歲之終族師與選士通考一年之課第其勤慢上之于坊老以行黜陟不闕于鄕○選士有闕則以次升補

其皂隷下賤唯有賞善罰惡以勸其懲

每月之終族師[一千一百人]於其所屬之内各舉一人録其善行[孝友睦婣等]与其技力[技藝及勇力]又各執一人録其過惡[不孝不弟犯上門狠等]与其怠慢[游倉者]上之于坊老坊老通執九聚之狀其善者取三人移之于本學令議其賞其惡者取三人移之于本部令行其罰其餘聽族師裁處○每季月之終坊老[一百二十人]於其本坊之内各舉一人録其善行与其技力又各執一人録其過惡与其怠慢上之于鄉大夫鄉大夫通執九坊之狀[或有十二坊者]其善者取三人移之于本學令議其賞其惡者取三人移之于本部

令行其罰其餘聽坊老裁處○每歲終鄉大夫於其本
鄉之內各擧三人錄其善行与其技力又各執一人錄
其過惡与其怠慢上之于司徒司徒通執六鄉六遂之
狀其善者取三人移之于太學令議其賞其惡者取三
人移之于司寇令行其罰其餘聽鄉大夫裁處

凡族師之狀必選士三四人列書其名皆書可字然後
乃得上之于坊老○凡坊老之狀必族師九人列書其
名皆書可字然後乃得上之于鄉大夫○凡鄉大夫之
狀必坊老九人列書其名皆書可字然後乃得上之于
司徒

六學之賞米不過一斗六部之罰笞不過七度○太學之賞或薦之爲選士或奏除其宅賦司寇之罰或徒流而至殺或屛逐以實邊○其有技巧者移之于工曹其有勇力者移之軍門

臣謹按鄕黨州閭之制未正則三物之教九賦之斂皆不得列其分數故今以鄕遂爲準以定教法然今王城五部猝無以改之爲鄕遂之制宜以四十九坊裒多益寡改之爲六十坊分屬于五部則十部各得十二坊於是就此十二坊分定五選之額或多或少衡而平之並照上文立其條例斯可以設教矣

郡縣教民之法視京都略爲亦百家爲一聚九聚爲一坊每一坊立教長三人

郡縣居民之法亦屋分九等九等之外無得增損其制然九等之屋雜居一聚其同等同區無以同於京城也毋論屋宅之大小每以百家爲一聚九聚爲一坊然京城一坊選士三十人郡縣一坊立教長三人而已不可与京城比例也其教長三人又未必盡爲選士選士之數視其文武藝業之華陋不可以一坊三人爲恒率也彬彬之郡一坊三人未爲多也貿貿之縣雖九坊三人未爲少也況郡縣之士無藝選胥其額數之少不足疑

也

每教長一人領學徒四人其讀法授業考課升黜之法並照鄉遂之制

學徒倍于鄉遂之制者教長之額本少故其領欲多也

亦族師有月終之狀坊老有季月之狀郡守縣令有歲終之狀上之于布政司轉達司徒

郡守縣令如鄉大夫○其升黜補代之法並詳科制

其毗隷下賤善惡賞罰之法并照鄉遂之制

郡縣讀法視鄉遂宜加密如藍田呂氏鄉約之類宜以農隙講之教之皆自鄉校主之○臣謹按孝烈旌褒之

典有國之大政也然仁各有方昧其方而求其仁鮮有中者斷指刲股雖發於至性大舜曾參未之行爲周公孔子未之勸焉与質諸聖人者終有間焉況氷魚凍雉奇祥異瑞家具一狀里建一碣苟有一毫虛假之辭參錯其間則其所以勧於善者無或反歸於過惡乎烈女之守貞不嫁遇盜而殉者法當旌褒若於夫死之後無故自裁死於刀釼死於滷砒者揆諸義理有不中爲況偏狹之性以寡爲羞一言觸心勃然判死者甚多若此類豈皆可褒耶臣謂亟以此義布告萬民庶幾至性求仁者其得門路焉

若夫八刑之糾萬民宜博詢而熟講之更定律例

康誥曰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子厥子乃疾厥子于弟不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玆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玆無赦○孝經曰五刑之屬三千罪莫大於不孝○大明律曰凡子孫違犯祖父母父母教令及奉養有缺者杖一百（謂教令可行而故違家道堪奉而故缺者須祖父母父母親告乃坐）○

臣謹按大明律毆罵條有子孫毆罵父母及父兄尊長之律以其情犯各有差等而若大司徒所云不孝不友

不睦不緦等罪並其名目無所條列盖自秦漢之制雜
霸立法也鄉八刑舊條不復講明以至於今耳不孝不
弟其罪至重一冒此名不得爲人故大明律只以教令
有奉養有缺者輕輕立文其律止於杖一百亦王者一
仁厚之意寓於其中然包覆太過民志放肆不孝不弟
者充斥閭里人莫之知惡監司御史欲以時懲治又患
傾軋相陷橫羅者多故無可奈何置之度外不孝不弟
者得以其間悠然偃息民見其造惡而無事也傳相傚
效遂成同風誅之則不可勝誅恬然相習不以爲怪然
且不孝之目民知可致犯者猶少至於不友不睦雖衣

冠之族視其常事犯者極多臣於己巳甲戌之年目見
歲事大無民俗益薄其帑全家餓死而其兄買田增宅
者不可勝數其薄於天倫如彼安望其國有變故而親其
死長哉臣謂當今之第一急務莫先於教民孝悌苟欲
教民必先裕民此所謂既富而教也刑法之於化民末也
然八刑之目宜塾講而詳列之令民無犯不可但以杖
一百勘斷也
若夫童蒙之俊慧者六部六遂總選得六十人每以十人
隸之於本學以聽教官提誨
六部共一百二十坊每二坊選童子二人也自年八歲

至年十五与于其選若天才神異者不待八歲若早冠成人者未十五而免之○凡童子之選須才氣超絶者乃可与選其或濫等者以時落薦

每月三丁日會于本學教官受講試書試劵考定次第每至季月之終本學教官受講試書試製考第次○每至歲終教授教官通執一年之課考定九等○上上下下各一人上中下人各二人上下下上各三人中上中下各六人中中三十六人○凡居上等者免而出之年滿直升爲選士凡居下者落而出之以勉其私習凡居中等者又課來年之業○每年新補者十有二人

童子之學專以六書之學爲主業而輔之以幼儀爾雅

說文王篇急就篇爲一科說文當用徐鉉之長箋曲禮少儀玉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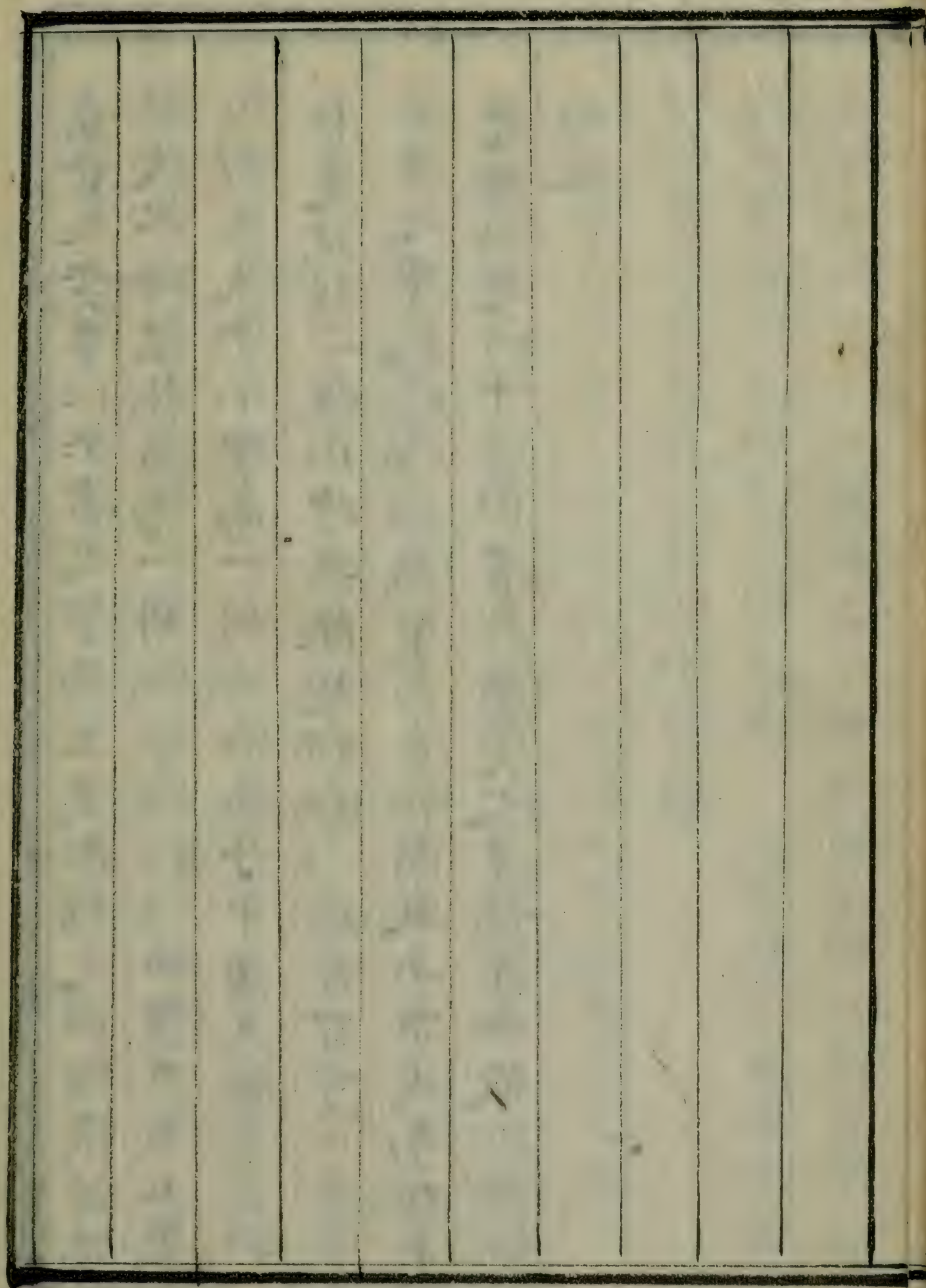
內則及朱子小學爲一科論語孟子中庸大學爲一科

於是試講一經以考其識趣不必令背誦試書百字以考其

六書之學偏旁點畫並數之試製四言如國風小雅或爲經義

史論無過六十字以考其屬文之才總宜分授以簡諒

爲務

鄉試蒐言

京試之弊今姑略之科制別有著鄉試之弊請試言之鄉試者直一戰塲耳凡欲赴試者買文買筆今爲餘事召募壯士抬之無賴名之曰先接之軍刻木爲劍削竹爲稍雨傘之椎鐵嵌其頭茇舍之椽刀綱其尖負苫帶索擎燈舉旗怒目鈴突麁拳石飛頭著黑紙之巾身挂紅衲之孺形容無異於強盜稱号不典於奴儒飛遶入塲勢如風雨京官瞪目而懷怯禁官抱頭而求匿堂堂禮義之邦指此人而語之曰斯乃 國之所以進賢于朝乎亦已着矣數十年來賦役煩重民膏日削故家遺族畎

畝寒士十之八九死於饑饉孑遺殘生零丁孤苦雖復
身通七書口吐六體無可以辨財赴試者單身徒行僅
買紙筆自作自書投於亂軸惟是胥吏之族商賈之子
及高貲巨富爲一路之指目者方以科事爲心每六月
之望謀於松商得搜錢一二百兩高馬歷鞍翩然上京
都里來問告之曰近來科事非銅不成銅者非謂銅也方言以節爲銅
吾今上京將縛試官我錢百兩以餌當者又以半百賄
遺時宰乃玆試官外順宰託內牽賂戀夫然後吾之事
無慮也四座喧笑以爲當然詩豪賦客其在十年之前
厥價猶高先給者半百既參解額又給半百數年以來

雖詩如姜栢賦如南玉兩塲之價不過五兩若是者何
也買文者之言曰我之赴試非恃汝文僅具形殼便當
參榜其工其拙本無可問汝若不肯吾家所眷訓長李
某亦能成篇何苦執汝四座交贊以爲達論大抵鄕儒
之所以績文者或爲占科以發其身或爲賣文以潤其
屋今二望俱斷九族咸嗤雖當鄕試之年絶無肄業之
人斯可以觀世變也可驚可愕可羞可愧可憂可憫之
說一口難述今并略之○大約入門之數少則科塲之
費輕今之第一要務莫如乎清汰擧員照訖講本非良
丨法况今紀綱解弛何以行矣吾東科擧始於高麗光

宗之時柴周人雙冀隨詔使東來病不歸遂以科舉之
法傳于我邦中國科規粤自唐初已令鄉舉有舉而後
赴舉故謂之應舉今吾東之人不舉而赴猥稱應舉名
實之不相副類皆如此古者奏績而後考績今不奏而
考之斯一誤也守臣奏績而後朝廷考績如舉子納券而後試官考券中國被舉
而後應舉今也不舉而應之又一誤也雖然今欲刱行
鄉舉之法則舉國瞠然以爲古談抑有一說可以行之
者令京試官下來之日例自郡縣修赴舉單子別爲成
冊以報于京試官只此一事差自憑也○備局論 啓
大臣筵奏乃行會于八道曰鄉舉之法雖難遽議赴上

擧之錄令宜核實擧子本有額數不可無節令取本道三式年鄕試之榜查得諸邑發解之總數執其倍數以定赴擧之額〇假如全州府己巳秋兩場發解者三十人壬申秋兩場發解者二十四人乙亥秋兩場發解者二十六人則其總數八十人也執其倍數則一百六十人也於是以一百六十人爲全州赴擧之額〇假如淳昌郡己巳秋兩場發解者七人壬申秋兩場發解者三人乙亥秋兩場發解者四人則其總數十四人也執其倍數則二十八人也於是以二十八人爲淳昌赴擧之額〇假如康津縣三式年兩場發解者都不過三人執

其倍數則六人而已遂以六十爲康津赴擧之額○假
如光陽縣三式年兩塲發解者都不過二人執其倍數
則四人而已特加一人以五人爲光陽縣赴擧之額○
假如珍島郡三式年兩塲發解者都不過一人執其倍
數則二人而已特加二人以四人爲珍島赴擧之額○
如有一二縣三式年都無發解者特許三人爲該縣赴
擧之額○凡三式年發解之榜雖一人三捷亦以三人
計之多算作一人○如是則全羅道一榜兩塲各九十
人通計三式則其發解者五百四十人(六九五十四)執其倍
數則一千八十人又叅其零瑣增加之數則全羅道赴

擧之額都不過一千一百人也然三倍之外不必加額

定執全州南原光州羅州等各額之邑各削四五人移

額於珍島等僻小處零瑣增加者使全羅道赴擧之額

終不過二千八百人〇七道儒生雖於京試有發解者

勿許通計以增額京儒來占鄕解者亦勿查除仍以本

道計之〇他道皆倣此

大典鄕試之額初塲終塲忠淸道全羅道各九十人慶

尙道各一百人江原道平安道各四十五人黃海道平

安道各三十五人〇外七道兩塲初試之額都合八百

八十人三式年通計則二千六百四十人報其倍數則

五千二百八十人也○於是以五千二百八十人爲外
七道鄉試赴擧之額
大典京試之額初場終場漢城試各二百人京畿各六
十人都合五百二十人三式年通計則一千五百六十
人執其倍數則三千一百二十人也○於是以三千一
百二十人爲鄉試赴擧之額
京畿四道及諸邑其一榜兩場之額共一百二十人三
式年通計則三百六十人執其倍數則七百二十人也
於是以七百二十人爲京畿之額○京畿赴擧之額不
可以發解多少則其文風自廟堂會議以定其額松都

幾人沁都幾人城華幾人廣州幾人驪州牧幾人仁川府幾人楊根郡幾人果川縣幾人取三式年榜目略略憑依參酌論定○如松都沁府一準三式年榜目定其赴舉之額

漢城府其一榜兩場之額共四百人三式年通計則一千二百人執其倍數則二千四百人也於是以二千四百人爲漢城之額○漢城赴舉之額二千四百人廟堂會議分排於四十八坊○乃於四十八坊隨其額數之多寡量定薦主之員數每舉子五人置薦主一人○假如明禮坊舉子之額五十人則置薦主十人盤石坊舉

子之額四十五人則置薦主九人○薦主以本坊時居

人抄啓取先承旨玉堂春坊次取兩司翰注次取郎署若

文臣不足則蔭官中生進入仕有文名者亦爲薦主○

嘉善以上不得爲薦主○薦主一人各薦五人其有疊

薦者退之令補薦以足其數○京畿則并令守土之臣

錄擧如外七道之例○凡薦法先受京畿之薦待其畢

到乃令四十八坊進薦單○凡入於畿薦者毋得復入

京薦○畿薦則考三式年戶籍京薦則戶籍勿拘

遠地守令或有選擧不公使能文之士漏於擧單而告

訴無處亦可念也每當初試之期前期三月丕闡堂設

場試七道遺珠之士自來請試者有冤者行會本道使
之取錄○遺珠之試其或有宏詞博學出衆超凡者該
守令罷職若其文詞拙劣不足稱冤者冒赴此試則每
取十餘人邊遠充軍無使不文者倖赴而倖占○或曰
遺珠之試亦不可任其亂赴宜令稱冤者先赴布政司
訴之觀察使面試取幾人
又諭諸道曰令茲鄉試之額權定如此然今式年榜出
之後更與癸酉丙子通計爲三式以其發解多少更定
擧額來壬午式鄉試榜出之後又復改定以爲永久之
額自此以後或三十年一改以驗其文風盛衰須各砥

礪毋恃今日之額多毋患今日之額少

或曰守令薦人或受權門之叮囑或受私徑之賄賂取魚目而捨珠懷碔砆而棄玉將若之何答曰誠有此弊然爲守令者雖縱恣無忌亦莫不喜民之譽苦民之怨難兄難弟如魯如衛者或當以叮囑賄賂爲之取捨若夫一鄕之雄秀出衆中爲巨擘楚翹者守令安得而捨之每見守令雖不文之人其或私試邑子白日場必欲物色廉訪取其名士況玆新令之初其擧人之薦豈有循私之理其或容手者不過是可東可西之人而已設有倖參不猶愈於今日之亂赴乎○或曰守令選取之日私試

其藝場白曰何如答曰一場得失不足以定文品私試不如公薦邑宰選邑中文士年六十以上廢科退老者十人會于鄉校邑宰主壁十人列坐于東西圈點以取之○假如昌平縣舉額十二人則先令老儒十人各薦三人而年高者六人各加薦一人通共三十六人列書其名乃於此三十六人名下從公圈點○每一人各圈十二人圈畢上之邑宰又自圈十二人老儒之圈一圈算一分邑宰之圈一圈算三分使邑宰權重於是通查三十六人取多圈者十二人使之赴舉○假如南原府舉額六十人則先令老儒十八人各薦十八人通共一百八十

人列書其名乃於此一百八十人名下從公圈點如上法則每一人各圈六十人

京城四十八坊其圈點完薦亦如郡縣之法○或曰京城擧額太少稍廣之乃無爭也鄉士雖或爭競守令可以鎭之京城貴族之子地醜德齊莫能相下者一或見遺誰能鎭之鄉曲黨論未甚而京城仕宦之家黨習已痼其取舍未必公平擧額太少爭之端也稍廣其額不亦可乎○或曰京城擧額特用稍廣之例則鄉儒得無怨乎答曰試額稍廣則鄉儒怨之可也擧額稍廣何害於鄉人乎畢竟所取不踰京試之額則其在鄉儒毫髮

無可怨也
大抵舉額之分定宜用右法似無大弊設有些弊必愈
於今日之亂雜但初場終場之試以四體大科小科之
分爲而試皆非中國之法中國之法自古不然不知吾
東之法何所依倣大約科之所宜試者一曰策二曰論
三曰表箋四曰經義五曰詩律六曰箴銘外此皆無益
之文也六體之文分爲三場初日試詩律三首箴銘一
首中日試經義三道表箋一道終日試史論三道對策
一道合大小科爲一每取三百人六十人爲文科二百
四十人爲進士而三年大比之外雖有邦慶不設慶科

凡增廣別試庭試謁聖節日製春秋到記黃柑試陸補
學製四書小學之試公都會道科之類一並停罷然後
科規大正此非易也今結略之○京城卿相之子不能
工科文者稍變蔭仕之法於蔭仕之中取洗馬教官二
窠又於成均館以學正一窠爲蔭仕之窠凡蔭官之由
此三窠而入仕者得爲憲府得爲吏曹得爲經筵得爲
東宮官又不目之爲山林則人才不滯而選擧得清借
作進士借作及第之弊不如今之甚矣
或曰科文六體使一人徧習之豈有能應之者乎答曰
國家設科本欲得人必其博學宏詞超越羣類而後方

可進用其不能者何所用矣今鄉典憑蒙僅讀少微通鑑三四卷唐詩數十首作項羽沛公之詩五六十首狂言妄說駭心慘目持此單技妄赴科擧者滔滔是矣必偏試六體又必一日各試三四道然後其不能者止一有總明秀拔之人出於其間則九族并力使爲擧人方与中國之俗同其彬彬矣○科擧之法終不可以盡天下之村山林讀書抱懷利器不屑爲擧人者必開薦進之路使得爲洗馬教官學正如上所論然後方可以無遺賢矣今姑略之

若科規大正其年齒宜限四十今不能然宜以五十五

歲爲限五十六以上勿許赴舉○或曰平生攻業白首
龍鍾猝定年限使不得赴舉不亦悲乎答曰國之所重
四維而已禮義廉恥不可不養

賤冀立科舉法﹕在顯德五年戊午至
嘉慶二十二年丁丑爲八百五十年

田結辨

算田以結負不以頃畝者唯吾東有之天下之所無也唯近世行之中古之所無也今有人議罷結負之法乃元老宿德之臣正色以難之曰田結之名遠自管子行于新羅至于高麗未之有改吾東之古法也中國以頃畒吾東以結負如中國利車吾東利擔中國坐椅吾東席地中國親迎吾東宿歸各安其俗不可變也聖人爲治亦因其俗而順之變古之俗紛更之爲是撓民而使之亂非老成人之遠猷也於是在列者咸歎詑咨嗟以爲有德之言鐵山樵

夫聞其言而哂之曰殆不然矣管子稱戶籍田結則田結者田籍非今之所謂田結也崔致遠崇福寺碑云益丘壟餘二百結自注云三十肘爲百弓而一肘本是二尺則五百畝減六十尺以爲一結也地有定度不以肥瘠立差例則一結仍如一頃非今之所謂一結也高麗食貨志云一結之田方一百四步三分是爲一頃地有定度不以肥瘠立差例則一結仍是一頃非今之所謂一結也高麗食貨志云一易田二結準平田一結再易田三結準平田一結地有定度不以肥瘠立差例則一結仍是一頃非今之所謂一結也董越朝鮮賦云田賦以結代畝自注云牛耕四

日者爲一結地有定度不以肥瘠立差例則一結仍是一
頃非今之所謂一結也田分三等之法始於高麗之末厥
有我 世宗大王下諭而 世宗朝議分爲五等至其末
年議分爲六等我 世宗大王以晉陽大君爲詳定都提
調此田結差等之原始也然當時議之而已實未嘗施行
故董越以弘治戊申奉君來作賦我 成宗大年晚年也
成宗之末猶然地有定度故越之賦如此則五等六等
之差議之而未行唯三等異尺或遵高麗之舊而已至我
孝宗大王四年癸丑頒遵守冊頒遵守尺乃分爲六等
定一等一結二等八五三等七十四五六等各差十五之

法自兹以來按而行之然則田分六等差爲一結於今爲一百七十年而已行之不過一百七十年者認之爲開闢之初其法本然豈不踈哉法曰三十年一改量而一冒此法即一百七十年不復能改量者何也六等差例之法雖離朱察繩隸首握算卒無以禁其奸僞故因以掩覆之不敢小摇之也舉一國之田如破帳弊席之鋪于地以朽舉一隅將毀裂而莫之爲故不敢小摇之也欲民生無困欲國用無匱則先量田欲量田則先改結負爲頃畝打經緯線爲方田然後乃可云經界元老宿德之言不可從也

有人焉其田十頃其子十人其一人得三頃二人得二頃三人得一頃其四人不得焉啼號宛轉莩於塗以死則其人將善爲人父母者乎天生斯民先爲之置田地令生而就哺爲旣又爲之立君立牧令爲民父母得均制其産而竝活之而爲君牧者拱手孰視其諸子之相攻奪幷呑而莫之禁也使强壯者益獲而弱者受擠批顚于地以死則其爲君牧者將善爲人君牧者乎故能均制其産而竝活之者君牧者也不能均制其産而竝活之者負君牧者也

今國中田地大約爲八十萬結（英宗己丑八道時起水田三十四萬三千結零旱田四十五萬七千八百結零奸吏漏結及山火田不在此中）人民大約爲八百萬口（英宗癸酉

京外人口七百三十萬弱計當時漏口及其間生息宜不過七十萬試以十口為一戶則每一戶得田一結然後其產為均也今文武貴臣及閭巷富人一戶粟數千石者甚衆計其田不下百結則是殘九百九十人之命以肥一戶者也國中富人如嶺南崔氏湖南王氏粟萬石者有之計其田不下四百結則是殘三千九百九十人之命以肥一戶者也而朝廷之上不孳孳焉汲汲焉唯損富益貧以均制其產之為務者不以君牧之道事其君者也

田論二

將為井田乎曰否井田不可行也井田者旱田也水利旣

與秔稌既甘矣棄水田哉井田者平田也劉柞既力山谿既闢矣棄餘田哉將爲均田乎曰否均田不可行也均田者計田与口而均分之者也戶口增損月異而歲殊今年以甲率分明年以乙率分毫忽之差巧歷莫察饒瘠之别頃畒莫限矣均乎哉將爲限田乎曰否限田不可行也限田者買田至幾結而不得加鬻田至幾畒而不得减者也籍我以人之名而加之爲孰知之乎籍人以吾之名而減之爲孰知之乎故限田不可行也雖然人皆知井田之不可復而獨均田限田明理識務者亦肯言之吾竊惑焉且夫盡天下而爲之農固吾所欲也其有不盡天下而爲

之農者亦聽之而已使農者得田不爲農者不得之則斯可矣均田限田者將使農者得田使不爲農者亦得之使不爲工商者亦得之夫使不爲工商者亦得之是率天下而教之游也率天下而教之游其法固不能盡善也

田論三

今欲使農者得田不爲農者不得之則行閭田之法而吾志可遂也何謂閭田因山谿川原之勢而畫之爲界界之所函名之曰閭周制二十五家爲一閭今借其名約於三十家有出入亦不必一定其率閭三爲里風俗通五十家爲一里今借其名不必五十家里五爲坊坊邑里之名漢有九子坊今國俗亦有之坊五爲邑周制四井爲邑今以郡縣治所爲邑閭置閭長凡一閭之田令

一閭之人咸治厥事無此疆爾界唯閭長之命是聽每役一日閭長注於冊簿秋旣成凡五穀之物悉輸之閭長之堂閭中之堂都堂也分其粮先輸之公家之稅次輸之閭長之祿以其餘配之於日役之簿假令得穀爲千斛以十斗爲一斛而注役爲二萬日則每一日分粮五升有一夫爲其夫婦子媳注役共八百日則其分粮爲四十斛有一夫爲其注役十日則其分粮四斗已矣用力多者得粮高用力寡者得粮麤其有不盡力以賭其高者乎人莫不盡其力而地無不盡其利地利興則民產富民產富則風俗惇而孝弟立此制田之上術也

田論四

有閭爲三十家共一閭閭長曰某甲耕彼某乙芸彼職事旣分有負耒耟挈妻子而至者曰願受一廛將奈何曰受之而已矣曰一閭之田不加廣一閭之民無定額奈何曰民之趨利也由水之趨下也知田廣而人力詘也知田少而出穀多也知秋之分粮之高也然後負耒耕挈妻子而至願受一廛也曰然有閭爲二十家共一閭閭長曰某甲畬彼某乙糞彼職事旣分有負耒耟絜妻子而去者曰適彼樂土將奈何亦聽之而已矣民之辟害也若火之違溼也知地狹而人力羸也知力倍而得穀少也知秋之分粮

之廉也然後負耒耜挈妻子而去適彼樂土也故上不出
令而民之宅里均上不令令而民之田地均上不出令而
民之富貧均熙熙然來穰穰然往不出八九年國中之田
均矣曰民之以田爲域也猶羊之有苙也今使之熙熙然
來穰穰然往若鳥獸之相逐也使民若鳥獸之相逐者亂
之本也曰然行之八九年民粗均矣行之十餘年民大均
矣民大均然後爲之籍以隸其屋宅爲之券以管其遷徙
一民之來而受之有限一民之往而聽之有節地廣而人
少者受人少而得穀多者受地狹而人衆者聽人衆而得
穀寡者聽不如是而從者客無所之客無所之則莫往而

莫來矣

田論五

農者得田不爲農者不得之農者得穀不爲農者不得之工以其器易商以其貨易無傷也若士則十指柔弱不任力作農乎芸乎畬乎糞乎名不得注于冊則秋無分矣將柰何曰噫嘻吾所爲閭田之法者正爲是也夫士也何人士何爲游手游足吞人之土食人力哉夫其有士之游也故地利不盡闢也知游之不可以得穀也則亦將轉而緣南畝矣士轉而緣南畝而地利闢士轉而緣南畝而風俗厚士轉而緣南畝而亂民息矣曰有必不得轉而緣南畝

者將奈何曰有轉而爲工商者矣有朝出耕夜歸讀古人書者矣有教授富民子弟以求活者矣有講究實理辨土宜興水利制器以省力教之樹藝畜牧以佐農者矣若是者其功豈扼腕力作者所能比哉一日之役注十日十日之役注百日以分其糧爲可也士何爲無分哉

田論六

田以什一而稅法也薄稅而不什一貊之道也重稅而不什一桀之道也今田得穀百斗者公家之稅不過五斗是二十而取一也私家之稅五十斗則是什五也公家之爲大貊私家之爲大桀而國貧不支民匱不給此遵何法哉

羅兼並之家而行什一之稅則國与民俱富矣然什一之
稅不可易言也将視歲之豐儉而上下其稅乎唯井田爲
然閭田不可爲也相土之肥瘠量穀之多寡較數歲之中
以爲常令一定其總不得加減唯大無之年權貸其稅遇
大有之年照數賠補則國有定入民有定供而諸亂俱整
矣凶年民望蠲無厭者爲其永蠲也知豐年之有補還則
不望蠲無厭矣不望蠲無厭則奸僞不興矣唯山崩川決
永世而不墾者永蠲之而已矣然有灌水開荒所木拔石
而爲田者亦将數十年一藉之則彼山崩川決而永蠲者
亦有以賠補也公稅既什一矣國用既倍增矣祿不可不

厚也今既無兼并之田又從而薄其祿則國無君子者矣令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育妻子又足以周族黨養賓客字僕隷崇第宅美衣馬而後有願立於朝者矣

田論七

古者寓兵於農今行閭田之法則其於制兵也尤善矣國制兵有二用一以編伍以待疆場之變一以收布以養京城之兵二者不可廢也編伍之卒常無統領將卒不相習不相爲用奚其爲兵哉今閭置閭長令爲哨官里置里長令爲把摠坊置坊長令爲千摠（里長以大閭之長兼之坊長擇里長之賢者兼之祿不疊受）邑置縣令令得節制則制田而兵在其中矣人自爲

田各私其私故紀綱不立命令不行今十口之命懸於閭長終歲奔走聽其節制以之爲兵而進退如律何者敎習有素也大較一閭之民三分其率其一出戶丁以應編伍其二出戶布以應軍需而以役丁多寡加減其布則括丁充軍之弊亦頓然遂除矣近歲李相國秉模觀察關西試戶布之法於中和一府府民相聚號哭事遂已夫國之行法自貴近始也今自卑遠未有不相聚號哭者也行乎哉行閭田之法而申之以孝弟之義律之以庠序之敎使民親其親長其長則戶布自行矣

還上論

法莫不良於還上還上之法雖父子不能也田舍翁析其子十八産朝而廵乎十子之家而告之曰汝疏乎財新婦闊于用明年汝其餒汝輸之糧藏之汝翁之窖明年春予其還汝厥子入其室告其妻未有不折省蹷頞竊竊肰苦其令者矧縣官之於民哉越明年春翁朝而廵乎十子之家而告之曰今日予其還汝糧汝其來受雖肰雀由隙入鼠穴而輸之其久者什二三汝其知之厥子入其室告其妻未有不折眉蹷頞竊竊肰訕其志者矧縣官之於民哉日禺中厥子帶橐囊牽馬牛就翁窖受之翁又攄其窖而告之曰汝疏于財新婦闊于用今授之來月汝其餒今日

受若干斗後十日受若干斗又十日受若干斗至于新穀
而后盡爲厥子婦而告其妻未有不折眉蹙頞竊竊肰吾
其煩者矧縣官之於民哉於是斸松爲火而炤之令其妻
槩量之妻掬一匊舐于火吹其飛而視之曰是昔從吾家
輸者耶何其糲且赤又多粋也是与叔家輸者搜者乎或
管窖者与翁謀而奸之乎曩所謂憂我餒者如是乎既而
量而槩之曰是所謂三斗米者乎於吾斗十五升猶弱矣
未有不折眉蹙頞竊竊肰訕其貧者矧縣官之於民哉若
是者十餘年十子之家皆削弱而翁之窖溢爲之倉爲之
高廩於是進其諸子而告之曰今予積粟米且腐矣汝其

受之秋而償唯什一是加以防雀鼠之欠也予今當管予
庫者數十人顧安能徙勞苦哉有羨餘可以濟矣汝其念
之子跪垂涕泣而辭之曰誠如是終不得保全膝下翁勃
然怒曰父予粟子不願大惡也鞭其背而予之粟是年秋
衰惡十子皆窘有不能輸其償者翁悉發其蒼頭就十子
家取其鍋釜奪其犢猶不當又就其妻之昆弟從父昆弟
之家奪其犢取其鍋釜於是哭聲震天謂天不聰矧縣官
之於民哉厥明年春大饑粟至厄七百翁糶其粟七百私
其六以其一予之子曰有秋粟且石九十汝其償之未有
不叩心嘔血號昊天而想其裏者矧縣官之於民哉故曰

法莫不良於還上還上之法雖父子不能也

軍器論一

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盖兵者手執器械以禦人者也雖有卒千萬令空手則猶無卒也令手執朽鈍破缺則猶無卒也國家貪且無法無以養兵兵不養則無以練習練習廢則器械藏器械藏則朽鈍破缺已矣今郡縣所藏之器弓舉之則蠹沙洩洩矢舉之則羽簇簇脫刀拔之則刃黏于室而徒柄出焉銃眂之則鏽塞竅焉一朝有患通國皆赤手也雖朕南北無警壇場無虞兵可有制不可徒養兵不養則徒器無爲

也雖肰惡可無備也弓巳之藏角爲藏栢枝爲藏筋爲可也弓巳之藏竹箭爲藏羽爲藏鏃爲可也藏熟銅爲藏鋼鐵爲藏堅利材木皮革齒骨之物爲以俟時爲可也如一朝有患孰製之爲器也凡民之有百工技藝者復其戶蠲其庸令聚居于邑毋得散處村里月繼其一口之粮而編其名于軍籍守令以時考較其技能拙以增減其粮其有卓異者拔之爲將官令各激勸一朝有患器械可製也爲將帥者或發謀出慮製爲奇械新式以禦敵者百工各養其能則其於破敵也何有斯之爲武備也豈不周且密矣乎与其藏朽鈍破缺而隱肰恃之爲有備者相去遠矣

軍器論二

春秋之戰爲左右爲爲前後爲整軍容審軍埶塡胠鼓之翼胠而進有奔北失埶者曰爾敗矣有靡亂失法者曰爾敗矣或一鏃不發而勝敗以決此古人之戰也繼此以降爲方員爲爲六神爲神之以鬼神秘之以陰陽善爲陣者爲上將善爲戰者爲次將審山陵川澤之形爲之進退而勝敗以決此中世之戰也或一弓爲或一槍爲或一刀一棒爲勃勃然相擊撞艸薙而禽獮之勝敗以決者後世之戰也世級日降巧思日鑿近世之謀伐人國者唯製爲奇器巧物一夫決機萬人隕命安坐而湛人之城有若席蹲

礮百子銃猶其疎者也如所謂紅夷礮者其迅烈酷虐前古無比中國日本使用已久有如不幸百年之後南北有警必以是至矣其有不拱手伏地而奉獻其城者乎方且挽說彄之弓銜無鏃之箭立的於百步之外而盡力以求中中者得祿不中者失祿以之爲絶世之妙技豈不冲澹冥漠矣乎何其忠厚愿謹淳眞樸素之至此哉故曰軍器不必備雖有之敢有一夫出立者哉

職官論一

天下惡乎治去館閣臺諫之官而天下治矣百姓惡乎安去館閣臺諫之官而百姓安矣君德惡乎正百官惡乎擧

職紀綱惡乎立風俗惡乎敦去館閣臺諫之官而君德正百官舉職紀綱立而風俗敦矣夫所謂館閣臺諫之官者前古之所無而後世偏霸者之所樂爲也舜舉二十二人各授以職而無所謂論思諫諍之職爲周之時建官至三百於斯爲盛然無所謂潤色代草立殿陛爭是非而有主之者也然以舜之聖而其臣誡之曰毋若丹朱傲又曰元首叢脞哉而諫諍之行莫舜時若也周之時凡誥命訓戒之文皆燦然成經有足以感動孚格豈後世館閣之所能及哉人主置館閣之臣則凡朝臣之不得爲是官者雖其文學詞命絶類超凡不敢与聞於是知不敢与聞於是亦

不以爲意也人主置臺諫之臣則凡朝臣之不得爲是官者雖忠憤憂愛之誠蘊隆結轖于中不敢發一言議之知不敢發一言議之亦不以爲意也古者庠學之教自天子達於庶人誦詩讀書習禮學樂皆有以成其材其廣文學之化若是其周也今也令數人據文詞之地不務其實而虛亨其名果可以黼黻大猷乎古者瞽御有箴旅賁有戒立誹謗之木置敢諫之鼓其廣諫爭之路若是其周也今也令數人據言地上自公卿下至韋布凡有可言輒棹頭不肯曰此臺諫之責於是乎一世噤默不復出位其爲塞天下之口孰有甚於此哉而處館閣臺諫之職者凡遇彈

駮擊逐之時輒過爲之引批曰我執法之官執法之論有峻無幾一被批軋雖平生故舊不敢訟言其無罪而唯縛束之爲務退而通其意曰誠不得已也其壞紀綱敗風俗又莫此之爲甚也故曰罷館閣臺諫之官而天下治也

技藝論一

天之於禽獸也予之爪予之角予之硬蹄利齒予之毒使各得以獲其所欲而禦其所患於人也則倮肢柔脆若不可以濟其生者豈天厚於所賤之而薄於所貴之哉以其有知慮巧思使之習爲技藝以自給也而智慮之所推運有限巧思之所穿鑿有漸故雖聖人不能當千萬人之所共

議雖聖人不能一朝而盡其美故人彌聚則其技藝彌精並彌降則其技執彌工此勢之所不能不然者也故村里之人不如縣邑之有工作縣邑之人不知名城大都之有技巧名城大都之人不知京師之有新式妙制彼處窮村僻里之外者舊至京師偶得其艸剏未備之法欣然歸而試之竊竊然以自滿曰天下未有賢於此法者戒其子若孫曰京師之所謂技藝者吾盡得之自此京師無所復學矣若是者其所謂未有不鹵莽陋惡者也我邦之有百工技藝皆舊所學中國之法數百年來截然不復有往學中國之計而中國之新式妙制日增月衍非復數百年以前

之中國我且漠然不相問唯舊之是安何其懶也

技藝論二

農之技精則其占地少而得穀多其用力輕而穀美實凡所以菑之耕之播之芸之銍之刈之以至歛舂溲炊之功皆有以助其利而省其勞者矣織之技精則其費物少而得絲多其用力疾而布帛緻美凡所以漚之治之紡之繅之織之練之以至染采繈鍼之功皆有以助其利而省其勞者矣兵之技精則凡所以擊刺防禦轉輸修築之功皆有以益其猛而護其危者矣醫之技精則凡所以切脈審崇辨藥性察時氣者皆有以發前人之蒙而駁前人之謬

者矣百工之技精則凡所以製造宮室器用以至城郭舟船車輿之制而皆有以堅固便利矣苟盡得其法而力行之則國可富也兵可強也民可裕而壽也方且孰視而莫之圖焉有說車者曰我邦山川險惡有說牧羊者曰朝鮮無羊有說馬不宜粥者曰風土各異若是者吾且柰之何哉學書而有爲米董者曰不如羲之之純也學醫而有爲辟張者曰不如丹溪河間之古也隱然倚之爲聲勢而欲號令一世彼羲之丹溪河間之屬果雜林之安東府人耶俗所云羲之郎鄕刻木板筆陣圖也故反不如米董真蹟

技藝論三

昔蘇軾請勿以經籍賜高麗並禁其購求謂夷狄讀書長其智慮也何其狹隘而少思哉雖然此論則以時得行於中國也經籍且不欲相示況使之學技藝諸能而彊其國哉古者外夷遣子弟入學者甚多近世琉球國人處太學十年專學其文物技能芝峯集日本往來江浙唯務移百工纖巧故琉球日本在海中絶域而其技能与中國抗民裕而兵強鄰國莫敢侵擾其已然之效如是也適令覘模豁不狹陋捨此不圖若一朝有如蘇軾者建言嚴華夷之界申禁遏之令則雖欲執贄奉幣冀得其咳唾之餘尚安能遂其志哉夫孝悌根於天性明於聖賢之書苟擴而充之

修而明之斯禮義成俗此固無待乎外亦無藉乎後出者若夫利用厚生之所須百工技埶之能不往求其後出之制則亦未能破蒙陋而興利澤者也此謀國者所宜講也

監司論

莫夜鑿牏孔觧衘鐸探囊胠篋以竊衣被敦匜或擿其錡釜而逃者盜乎抑非也是唯餓夫之急食者也懷刃袖椎要於路以禦人攘其牛馬錢幣剚其人以滅口者盜乎抑非也是唯愚夫之嗜性者也騎駿馬綉韉騶從數十人羅炬燭列槍劍選富人家直上堂縛主人傾帑藏焚其廩庚中誓戒令毋敢言者盜乎抑非也是唯驁者之失教者也

肬則奚盜將佩符囊鞸印綬專一城擅一堡陳籥楚枷鏁
日撻罷癃寒匃啞其血吮其膏者爲盜乎曰非也是唯近
之亦小盜耳有大盜於此樹大旗擁大蓋擊大鼓吹大角
乘駿馬之轎戴玉鷺之帽其從者府二人史二人胥如府
史之數而加其二爲徒數十人輿卓隸儓若卒僕之屬數
十百人諸縣鄙撰候延接之吏若徒數十百人馬騎者百
匹其載者百匹婦人姣服靚裝者數十｜人裨將負韊矢
前驅者二人其殿｜者三人驛官從者一人鄉亭之官騎
而從者三人佩符囊鞸印綬屏氣貿息騎而從者四五人
載桁楊梏杖或朱或白以帽人者四人負炬燭手執絳翠

紗籠以待用者數百人手執籤禁民毋得號訴者八人道傍觀咨嗟歎羡者數千百人所至發火礮以驚衆進供具如太守者什之厥有一飲一食或失其醬違其溫者杖杖者凡十飲人數之曰道有阽蹶余馬曰蹈者不禁曰傾人迎者少曰屏帳簟席朴曰炬不明炕不溫如斯而已矣坐既定召胥与史文移諸郡縣命市納賈粟一斛直錢百五十怒罵之增至二百民有負粟至者則覆其斛責二百厥明年春析二百而三之以予民而告之曰此一斛粟也海濱多富商大賈粟米刁踊則傾其窖而錢之山縣粟米紅腐則為廩為積於是粟生脛日走百里叟七日則七百里而

海爲海之罷癃寒㐫不任毒痡賣妻粥子流血吐沫相顚
連而死旣以計其贏錢至數千萬訟墓地者流之訢令長
有虐政者流之其罰四十百居病牛者流之其罰三十百
訐其贏錢至數百萬有土豪姦吏刻[韋]僞書舞文昦法者曰
是淵魚不足察則掩匿之有不孝不弟薄其妻淫黷亂倫
者曰是傳之者過也褻朕爲不知也者而過之厥有佩符
橐鞸印綬者販穀糶竊賦稅如已所爲則恕而存之課居
寂以欺人主若是者庸詎[非]大盜也与其大盜也已是盜也
干撅不敢問執金吾不敢捕御史不敢擊宰相不敢言勦
討橫行暴戾而莫之敢誰何置田墅連阡陌終身逸樂而

莫之敢訾議若是者庸詎非大盜也与哉大盜也已君子曰大盜不去民盡劉

奸吏論

吏未必奸其使之奸者法也奸所由興未易悉數凡職小而才有餘則奸地卑而知崇則奸勞微而有速效則奸我獨能久而其監制我者數遷則奸其監制我者亦未必出於正則奸黨与茂於下而上孤昏則奸猴我者弱於我而畏之不發則奸我所忌者均所犯而相持不發則奸刑罰褻而一廉恥無所立則奸或奸而敗或奸而不敗或未必奸而敗以奸則奸奸之易與知是也今所以馭乎吏者無

一不協於其所由興而其使之不貽之術則亡有爲吏柰何不奸哉夫國之所以建公卿大夫士之官而制公卿大夫士之禄以待夫公卿大夫士之人何爲也爲治民也其職旣治民也則凡試其才選其藝考其績進爲秩宜亦壹以是治民也令也不貽試之以詩賦選之以氏族考之以其踐歷之以淸華進之以黨論之峻急至於治民則曰是鄙事也委之吏使之治之唯時一來爲嚴威厲刑曰奸吏宜懲是客來而困主人也吏且仰天大笑冠纓索絶而語之曰民於爾何与哉而其奸可懲乎昔趙廣漢之郡吏也尹翁歸河東之獄吏也張敞卒史也王尊書佐也皆升

之朝廷爲天子大臣其功能燀服所至百姓懾伏郡國大治若是者何也彼以其所習者而措之固其順也凶年盜賊起桴鼓轟三輔使善爲賊者司馬相如往而戢之戢之乎有大獄訟起係疊盈犴狴彌年不能決使善爲頌者王子淵往而折之折之乎故欲吏無奸唯朝廷取人勿專用詩賦而習吏事者得翺翔顯路每郡國彫敝有巨猾難治者令往而臨之苟有成績授之公卿而不疑爲則吏奸其戢矣雖然彼世居而久臨根蟠而節錯者雖能者憂爲有術爲凡吏職其要而有權者不過邑十寅耳掌派差者掌穀簿者掌田者掌軍政者雖大邑亦不過十人此十人每

於數百里之外取之如今營吏之法而令無得久據其任久者二周餘皆一周而罷則吏無所施其奸矣凡奸起於久旣不能久奸不老矣彼皆客遊諸郡縣遷徙無常倉廪有奸其能庇之乎軍伍有奸其能匿之乎不庇不匿於是乎奸破矣破奸之術若是其易行也方且因循而莫之䲙吾且奈何哉故曰吏未必奸而其使之奸者法也